

刘冰
◎ 著

黑 烟 殊

——
国民党特务网黑幕

吉林文史出版社

刘冰◎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黑蜘蛛

国民党特务网黑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蜘蛛:国民党特务网黑幕/刘冰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80702 - 717 - 1

I. 黑... II. 刘...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8894 号

HEIZHIZHU

书 名 黑蜘蛛——国民党特务网黑幕
著 者 刘 冰
选题策划 康迈伦
责任编辑 康迈伦
封面设计 梁文强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网 址 www. jlws. com. cn
印 刷 长春市永昌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32 开
印 张 8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02 - 717 - 1
定 价 15.00 元
联系电话 0431 - 86037516

前言

20世纪20年代中期,遵照孙中山先生的嘱托,蒋介石选派一批黄埔学生前往苏联学习,以培养诸如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人才。在苏联留学期间,邓文仪对苏联“克格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真学习特工人员的“基本功”。

邓文仪学成回国,正逢“清党”,他把从苏联学来的“本领”用以对付中共,充当了十分凶恶的打手,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任蒋介石侍从参谋。

十年内战期间,邓文仪逐渐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建立起一支特务队伍,最初以“调查科”、“第三科”、“谍报处”等名称出现。这便是军统的胚胎,主要任务是监督军事长官,掌握部队动态,但所起作用非常有限。

这期间,在邓文仪特务组织之外,还有一条平行的军队特务组织,即国民党军队的政工系统,执其牛耳人名叫贺衷寒。他为人颇为能干,但不为蒋介石所信任。

1932年3、4月间,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成员大多为黄埔军人。特务处属专业特务机构,由于蒋介石的大力扶持,已不仅仅局限在军队活动,也向其他部门和领域渗透。

但是,这一时期的特务活动,始终由中统“独占风光”。中统的



创始人二陈兄弟，他们与蒋关系特殊，是蒋最信任的圈内人，尤其是他们掌握着国民党党务系统，各地建置的省党部、市党部、县党部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特务网络，其触角遍及全国。

然而，就在中统“独占风光”之际，军统势力也有所增强。事情起因于“南昌机场大火案”，由于邓文仪徇私舞弊，失去蒋介石信任，由戴笠接管了邓的特务组织。

戴笠自黄埔毕业后，在卫立煌部队干得不很顺手，遂脱离军中，靠打小报告起家，做起了“编外特务”，并逐渐赢得了蒋介石的重视和信任，破格提拔，当上了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上任后，不断扩大组织，笼络“人才”，陆续开办各种形式的训练班，手下很是聚集了一批特务，欲逐步取而代之，不费吹灰之力便接收了邓文仪留下的全部“家当”。

在戴笠掌管期间，军统得到空前发展：

1. 建立起了庞大的特务网络。
2. 实施了一整套严密的“特务工作纪律和制度”。
3. 形成了军统自己的特色，以暴力、盯梢、绑架、暗杀等手段称

霸一时。

军统的迅猛发展，引起了老牌特务组织中统的恐慌。国民党两个特务组织之间不断发生矛盾，争权、争势、争地盘，乃至后来从暗争发展到了明斗。

抗战胜利后，戴笠突然摔死，由毛人凤接任。随着全国的陆续解放，国民党统治已呈日薄西山之势，国民党特务组织精简机构，人员调整，权限缩小，主要集中在监视军事将领、阻止和暗杀进步人士投奔解放区，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等活动上。中统二陈也由于逐渐失去

蒋介石庇护,活动地盘萎缩,江河日下。但相互之间争斗、内讧、矛盾反而愈演愈烈,作为蒋介石的鹰犬爪牙越来越不得力,特务网络已经支离破碎、千疮百孔……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认真阅读并参考了有关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回忆录、传记以及史学先辈、同仁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此深表谢意。有不足和错误之处,真诚希望诸位专家、学者批评与斧正。

编者

2008年10月

目 录

CONTENTS

留学苏联	1
试刀黄埔	7
魔王出世	14
规模初具	20
后来居上	27
窥豹一斑	37
军中播乱	45
血光刀影	54
对付中共	64
无所不在	72
宠儿调查科	75
血白血红	82
特工总部	93
矛盾与争斗	102
军统的扩充与升格	108



军统的组织体系和职能	115	
军统在行动	133	
战时策反	147	
外战不忘反共	158	
战时话中统	164	
战时中统的反共活动	170	
汪伪特务组织一览	180	
汪伪特工大行动	191	郑茂举留
蒋汪特工战	205	薛黄氏知
改头换面话中统	210	甘出王囊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统	215	具既对眼
日薄西山保密局	223	土品来司
最后的疯狂	235	斑一隆旗
24		活甜中军
25		漫凡光血
26		共中针板
27		查不阳天
28		将查断儿安
29		理血白血
30		暗总工部
31		半年已部不
32		部代已充能治接军

留学苏联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先生应京城冯玉祥将军邀请,启程北上,共商国事。船经黄埔,蒋介石早已率全体官兵师生整列于校门外码头恭迎。深秋的南国,中午时分,阳光依然灼人,穿戴整齐的黄埔师生,如坚实的城墙,屹立不动,夹道排开。

孙中山吩咐将船停下,对黄埔军校这一国共两党合作的结晶,他犹为心垂,忍不住流连忘返。在蒋介石陪同下,孙中山莅校巡视,意犹未尽,又饶有兴致地观看了即将毕业的第一期学生的即兴战斗演习。

有孙中山在,参加演习的学生谁不抖擞起十二万分的精神,尽力发挥,故个个都表现得格外出色,两军对抗厮杀,抱在一起,攻守有方,相持不下。陪同参观的人迭声叫好,蒋介石也觉得脸上有光,偷偷瞟了一眼孙中山,看有如何反应。

孙中山最初也很高兴,略显疲倦的脸上扬起几丝不易察觉的兴奋和喜悦,可很快便暗淡下来,似略有所悟。

良久,他方转过身来,感慨万端地叹曰:“嗟乎,本校学生能忍苦



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然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本党主义,今我可以死矣。”

言毕,不胜凄楚。

站在孙中山身边的蒋介石和军校党代表廖仲恺都不由一怔,面对面相觑,他们不明白孙中山临行前为何口吐如此大不吉利之言。

孙中山此时已知患上不治之症,大限将至,乃有感而发。

因此,他也更放心不下,用眼神示意了一下蒋介石、廖仲恺,与他们有话要交代。

孙中山的话语重心长,革命这么多年,至今尚未成功,不能总是偏居广东一隅,必须走向全国,“本党人才匮乏,要早做储备,以为将来需要,我已与苏联政府有过协定,请他们帮助我党培养各类干部。环顾列国,惟苏俄是我们真诚的朋友”。

蒋介石、廖仲恺都很是表情严肃地频频点头,表示尽快遴选合格人员,完成先生的心愿。

“就在这些学生中挑,他们是本党的希望。”孙中山用手指了指演习场上龙腾虎跃的年轻人。

孙中山的指示未能得到及时贯彻执行。广东形势突变,陈炯明叛军及各地军阀次第发难,广东政府一夕三惊,平定内乱成了当前第一要务,因而,在短时间内,连续发动两次东征。黄埔军乃东征主力,数月来征战不息,血染战袍。

戎马倥偬,蒋介石没有忘记孙中山临行前的嘱托,唤来他的心腹,时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王柏龄,不能因为东征而耽搁下遴选出国留学生的的工作,这是关系到本党发展壮大的一件头等大事,蒋介石懂得培养人才的重要性。

根据招考条例,本次选拔的对象是三期以下的学生,一期生、二期生原则上不予考虑。他们目前都是军中骨干,在战争中正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眼下仗正打在节骨眼上,让他们这个时候离开,是会影响军心的,留学这等好事就暂时轮不上他们了。考试在校本部进行,出乎意料的是,报名的人并不踊跃。那个年代,投奔黄埔的多为热血青年,他们被眼前正在发生的战争所吸引,眼看着同门师兄们在战场上建功立勋,也渴望在那血肉纷飞中来一个轰轰烈烈,谁还稀罕读书去?所以,考试的场面很冷清,没有多大的竞争,只是走过场而已,基本上照单全收。主考官王柏龄是个花花公子,做事一向不踏实,直到选拔工作结束,才现身考场,说是看看都录取了些什么人。他拿起花名册往下念,没想到第一个就卡了壳。“邓文仪……”他犹豫了片刻,“此人莫不是一期生中的那个湖南仔?”

邓文仪,别号雪冰,湖南醴陵人,1905年出生于一个耕读之家。据他家乡人回忆,邓文仪的性格很活跃,好动,整日里蹦蹦跳跳,典型的精力过剩,头脑也比较简单,易轻信他人。这一点,也影响到他后来的一生。邓文仪平生最敬佩的人就是蒋介石了,记得刚刚踏上黄埔岛,蒋介石曾与他有过一席之谈,让他激动



邓文仪



得要命，以为校长对他是特别器重。

其实，这只不过是蒋介石的例行公事，刚刚就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很有一点“励志图强”的味道，他给自己定下了指标，必须每周要和几个学生亲自交谈，通过这种零距离的接触，增进与学生的感情。别小瞧了蒋介石的这一手，它是很能打动人的，特别是那些刚刚踏入社会而毫无人生阅历的青年学生。

蒋介石与邓文仪的谈话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无非是拉拉家常，勉励一番而已，但在邓的眼里，却非同寻常。邓文仪激动之余，一出门就情不自禁地逢人便说：“能在校长手下工作，真是人生最大幸福。”很多人都说邓文仪在拍马屁，只有蒋介石知道他是真心的，因此，他对邓文仪颇为另眼看待。

东征开始后，邓文仪随军作战，并参加了攻打淡水的战役。初生牛犊不怕死，战场上的邓文仪，其表现也称得上可圈可点。在攻城略地的战斗中，邓文仪充当了敢死队的角色，不幸的是，一次爬城墙时被子弹穿透了肩膀，离心脏也不过几公分的距离。后来，蒋介石在撰写黄埔一期同学录时，还专门提到这件事，以示“表彰”。

也就是这一颗子弹，打掉了邓文仪在战场上的勇气，想想都后怕，子弹是不认人的，如果打准了地方，这一生可就此结束了。邓文仪不想死，他还年轻，还有许多“抱负”没有实现，眼看着第二次东征发动在即，他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

做逃兵，他是不敢想，黄埔军校军纪森严，那是要杀头的。这几日住院疗伤，他一直在为此事发愁，医生已经催促他出院了。就在此时，他得到了招考留苏学生的消息，尽管有明文规定，自己不符合报考条件，但是，他仍然不死心，想去碰碰运气。

人王柏龄当场拍起了桌子，他最近心情不好，因为东征时他所率领的第二团作战不力，被蒋介石痛骂了一顿，并撤消了军职，发配到了军校。正巧，他将这把无名火一股脑儿全都撒到了邓文仪的头上。

“胡闹，你从伤兵医院出来，不直接归队去前线，来这里凑什么热闹，此次招考的规定事先已通晓全军，你以为是纸上具文。你的错误，说轻点是违反军规，严重点，那就是怯战畏死之嫌。”



王柏龄

邓文仪涨红了脸：“我不是怕死，打淡水的时候我冲在了前面，胳膊上还中了一枪，校长都表扬的。”

王柏龄更来火了，他威胁邓文仪，着他立即回前线，否则将视为逃兵，由卫兵押送回营：

“我这里就行文各部，通晓此事，严肃军纪。”

怏怏回到军中，邓文仪仍不甘心，决定直接去找蒋介石。有的黄埔军校学生认为，蒋介石私底下似乎比公开场合要好说话，每当有学员自认在别处受了委屈，或者碰了壁，在他那里总能得到安慰。蒋介石喜欢那种做长辈的感觉，时不时对他的黄埔弟子溺爱纵容一把，这也是他在笼络人心。

“本校长明令规定，一、二期学生不在报考之列，你为什么执意违反。”蒋介石听完邓文仪的请求，皱着眉头道。

“好吧,我就破例一回。”蒋介石点点头,这位小个子军人对他很崇拜,他不忍心拂了他的一片热情。

转眼两年过去了,坐在回国的火车上,望着窗外发绿的柳芽,见惯了莫斯科冰天雪地的邓文仪,这才猛地意识到,春天来了。

春天本来应该是阳光明媚、暖意醉人的季节。但是,1927年的春天,却因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枪声,给人们心头罩上了一片寒意。

蒋介石已经与苏联方面撕破了脸，像邓文仪这样的右派学生，当然无立足之地，好在他已完成了学业，很快启程扬帆，打道回府。

在苏联两年多的留学生涯中,邓文仪对特务政治产生了浓厚兴趣,主动要求进入“契卡”所办的内部学校深造。其所教授的课程不外是跟踪、策反等,一个特工人员必备的最一般的基本功,诸如此类,邓文仪学起来倒是很刻苦。然而,苏联教官还是认为,邓文仪天资有限,干这一行不可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

与邓文仪一同前往苏联的还有黄埔二期的郑介民和三期康泽等人,他们对苏联特务机构的高效率也都惊叹不已。

试刀黄埔

自以为学成了“惊人之艺”，修成了“正果”，邓文仪回国后兴冲冲直奔上海，见到了蒋介石。此时，蒋介石正在大肆进行所谓的“清党”，忙里偷闲，接见了这位昔日的弟子。

“说说，你这趟留苏，有什么收获？”蒋介石对邓也不放心，他担心学生在苏联期间被人“洗”了脑子。

“我这次回国，就是要把在苏俄学到的本领对付共产党。”

邓文仪已经多少知道了一些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蒋介石目前的工作重点。

“唔，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期望。”蒋介石对邓文仪的回答很满意，“你对目前的‘清党’有什么看法？”

“学生以为，国民革命的前途就是要建立一个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三民主义国家，其他党派必须尊重这一现实，才能存在。否则，必将被历史所淘汰。”

邓文仪情绪很激昂。

这番话说得太对蒋介石的胃口了，他没有迟疑，拿过一份委任



状填好,递了过去。

邓文仪扫了一眼委任状,大喜过望。蒋介石可真“大方”,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位随手就给了刚刚回国的邓文仪。要知道,黄埔军校政治部原为黄埔三大板块之一,与教育部、训练部并重,其前任分别为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熊雄等人,或者有资历,或者有才华,他邓文仪凭什么也能染指。

旧地重游,衣锦还乡,邓文仪好得意,好狂热。上任伊始,他就设计杀害了前任政治部主任熊雄。

熊雄,号中和,1892年出生于江西省宜丰县一个书香世家,早年投身革命,后来加入共产党。他是在1925年下半年从苏联奉调回到黄埔军校工作的。1926年1月6日,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毫无疑问,熊雄也是蒋介石恨之入骨的人物之一,蒋介石在率军北伐离开黄埔前,写了一张纸条,上书“禁绝小组织—小团体”等字样,当面交给熊雄,以作影射暗示。而熊雄却在《黄埔日刊》上撰文《对于校长“临别赠言”的说明》,指出:“坚持孙中山主张容纳各派革命分子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共产党既是代表工农的政党,自有其独立性,对于破坏党的组织的人,就应认作我们的公敌,即拿起对付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精神,与之奋斗。”

这篇文章正戳中了蒋介石的痛处。

北伐期间,熊雄还干了一件让蒋介石咬牙切齿的事。蒋介石在出征前,为了控制黄埔同学思想和活动,成立了一个“黄埔同学会”并指定由黄埔一期生、后来成为“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情负责。

实事求是地讲,留守在广州的“黄埔同学会”并未做什么好事,所以,经常受到共产党员学生,尤其是未毕业的共产党员学生的种

种责难。他们时常揭发队上官长虐待学生和贪污等不法事情,例如时任60团团长的二期生李果,驻扎在中山县,就有压迫农工的事情,黄埔同学会却坐视不管。为这,便有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弄得曾扩情十分狼狈。恼羞之下,他认定此乃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的有计划策动。于是一纸密告,添油加醋,请人辗转交到了正在江西指挥北伐作战的蒋校长手里。

接到报告,蒋介石怒不可遏。他身在前线,却时刻牵挂着黄埔。那里是他的发祥地,最担心自己起家的大本营先乱了阵脚,后院着火。现在熊雄这样搞,岂不是要他的命。据蒋介石的塾师毛思诚回忆,蒋介石当时愤怒极了:“公接粤电,知后方学生为人利用,欲推倒校长,犹是改态,不胜愤激……一手所扶植学生也,而今受人愚弄,胡闹若此,尚何言哉?”

蒋介石因此而动了杀机,他吩咐即将上任的邓文仪:“除恶务尽,对你的那位前任,切切不能手软。”

邓文仪用劲地点点头。

军校教育长方鼎英却对熊雄颇有好感。熊雄待人诚恳,做事稳健,在与方鼎英共事的这段日子,配合默契。自蒋介石离开广州后,尽管军校内左右两派学生斗争的风波频起,但在他的正确领导和真诚帮助下,未曾发生过重大事故,方鼎英很是感激。因此,他评价熊雄:“其有功于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有劳于黄埔军校的稳步前进,事实如此,有口皆碑。”

黄埔军校是4月14日接到蒋介石“清党”密令的,方鼎英当即就对广州卫戍司令钱大钧正声言道,蒋校长出征前,命令我兼代校长职务,但我事先声明,我只一心办学。所以,我在学校对任何人一视